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二十七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

宋 晁補之 撰

祭文

北京為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薤露朝晞歎九齡之夢閶宮車晏出驚七月之期臻崩天增杞國之思喪考切堯人之慕因山克就同軌具來羙牆痛劇於中宸弓劍哀纒於羣辟安知帝所逍遥廣

樂之觀空有人間惆悵汾河之詠戒途雖輦接軫大任竊守提封是虔告享風雲改色羽衛無暉背逼汴之神皋指清伊之吉壤惟宗祧傳聖謳歌訟獄以咸歸而功德在人禮樂政刑之末悖不顯亦世無疆惟休臣等祇奉宫箴阻瞻牆翣攀號莫逮洒血摧心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昊穹不弔仙馭難追爰諏七月之期是届萬方之軌邈鼎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雁飛人間事改纉服

懋重熙之化見牆昭大孝之思矧兹臣鄰以逮黎庶仰瞻何所擗踊寧堪法仗載嚴悲笳互咽窾白雲而安往删黄鳥以無從惟夫神功莫大而難知固與景命俱傳而不息臣等各縻官守阻望靈輴徒有忠誠攀號洒血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因山之制七月遄臻同軌之期萬方咸在弓劍留鼎湖之慕衣冠餘渭水之思憭慄徂秋已變風雲之慘凄凉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牆徒劇於見堯夏服仍勤於纘

禹蓍龜告吉陵寢即安刪黄鳥以無從訴蒼穹而何所惟神功不宰固妙物以難知且聖祚有歸宜與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奠莫追西望靈輴攀號雨血

禮部為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嬀為舜氏本明德之方興陳以滿封實故家之始大豈特活千人而有祚固當流八世而莫京允屬盛期篤生碩媛葛之為絺儉可化於女工雞則匪蠅庶無憎於朝事是用膺天眷命開國慶基肇烏至之禋郊肆龍飛之

澤寓而不逮東朝之養已驚仙馭之遥抱泣珠襦初啟南阡之宅伸哀實冊載嚴西寢之封邈永裕之真游靄欽慈之徽號雲章五字忍聞追遠之聲風動萬人咸識因親之化將以貽休有煒垂祐無疆臣等陳力官聯叨誠祖奠靈輴莫駐摧隕何堪

北京祭留守王太尉文

維元豐八年八月某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彰武節度王公之靈曰書載箕子為武

王陳洪範嚮用五福竊嘗有言天不能畀人福也曰有
嚮用者焉惟君子好德故能受福於天昔賈誼以能誦
詩書屬文起家洛陽生十八年豈如公孫區區春秋雜
說白紛始也如推上乎菑川惟仁祖以仁覆天下天下
含哺鼓腹不知上德之然其文章爾雅同風漢氏繄公
所以潤色公不有而誰先其入翰林丞御史尹開封使
三司而士相與賀者公且執天下之權其領十五州守
三都以使南院班二府者公雖不大用而位亦益遷粤

主上稽古思道未有命戒先耆艾者將以乞言乃方叔元老維曰壯猷豈其驒驒久董夫戎旃謂公當促舍人之裝而公方且導引辟穀欲棄人間之陋從赤松以儵然奄乎不知何往意者以形爲蜩甲其不與物盡者固已飄乎委去而登仙躋公堂以縮酒猶髣髴乎平日而僾然帷几莫我覿而悲塡若夫勤勞啟沃心存天下垂五十載者則豈惟其僚屬之所私詠而爍然不泯有旂常兮茲傳

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曰昔周失厥道紀綱用微惟時夫子杲杲出日披其重祲為萬世明夫子既沒揚墨是肆炭有孟氏詞而闢之荼蓼既薅嘉苗孔殖于今其功人以配禹俾遇夫子蓋顏淵徒自時百家蠭午竝作承孟氏後荀況揚雄降秦終漢教用不隕俾夫子道炳然復彰魏晉而還文事

滋落學不為已其舌肆好猗歟韓愈始以文顯厦屋將
覆勇於敢扶唐三百年斯人惟偉天啓我宋咸秩無文
追求四賢崇以爵號從夫子後不瑕有光更千萬年學
者成仰令有司承詔封孟軻為鄒國公與兖國公同配
食荀況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茲從
祀謹撰吉日以告尚饗

詔封孟荀揚韓告先師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子監教

授冕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師兖國公曰昔我夫子有徒三千惟公好學未達一間爰有孟氏聞而知之與公異時合若符節孟氏既沒荀揚嗣興是三大儒吐詞為經末流至唐篆刻是騖有賢韓氏奮而學古達道之塞于儒有功微言賴兹不絶如綫粤宋七世咸秩無文卷龍鷩冕曰公若伯從我夫子與吾先師洋洋俱傳百世不熄今有司承詔封孟子為鄒國公配食文宣王荀子為蘭陵伯揚子為成都伯韓子為昌黎

伯並從祀謹撰吉日以告尚饗

筮地告先考著作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男補之將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先考著作之靈曰昔我先人華德顧弗永年乃不肖子補之將之不能必成葬不以時乃尚宦學四方惟歲時望祭有靦肆卜我先祖魚山故兆唯吉土十月乙酉是堋用大定我先人之宅遣車既飭惟不肖子補之將之悽愴怵惕隕越于地則亦靡及尚饗

告六叔父寺丞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姪濠州團練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充北京國子監教授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六叔父寺丞之靈曰昔我叔父事親竭力夙以孝聞薰然慈仁見謂鄉黨宜貴宜富宜壽考多子位禄弗究以不永年承其後者藐然一女補之念此常痛于心惡衣菲食用克歸匶于魚山之宅十月乙酉是堋前我先祖後我先人筮曰宅此惟安乃歲時薦享則有先人之不

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于地則我叔父飲食如生惟我先祖先人實聞斯言尚饗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措置司句當公事李君漢舉宣德之靈曰嗚呼漢舉志如鴻鶴可使戾空而弊羽毛乎汚澤才如泉阿可用剸玉而頓鎧刃乎腥膻仕弗充乎其位壽弗究乎其年理有是而更非謂誰者其使然抑造化之範人亡

予奪之或偏謂人心其不平分薄厚乎愚賢嗚呼漢舉別幾何時黄葉在户而車而馬翣者稱遽酤酸肴徹君往不御惟有涕洟東門之路何以遣哀歸安其故尚饗

除夕祭北京教授廨土地神文

維元豐七年十二月晦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土地之神曰聞之福莫長於無禍故古之君子祭不欲祈補之不才承乏三年於兹將代而去矣賴神壅培弗罹於咎祈則何敢報可忘乎恭薦菲詞惟神鑒

此尚饗

罷齊州先塋焚黄告祭文

紹聖二年二月八日男左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新就差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畿内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於先君著作晁公之墓曰補之不肖始葬先君之三日還官於魏其後忝命入館登朝為州逮兹謫官凡十一年而後始獲拜奠墓下楸栢盡拱而不肖子補之尚宦遊四方不能反田里奉洒埽

怵惕隕心今天子以元祐壬申十一月甲子冬至郊見天地凡在庭之士皆得追榮其先人初以左奉議郎告於第恭承光命既慭以哀惟是先君之潛德隱行天其或者尚將大之在他子孫非不肖子補之獨能致此謹撰日以告尚饗

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維年月日具官韓某謹以牢醴之奠告祭于靈源王之神曰天子以季秋祗見合宮禮成告祭及河喬嶽罔不

率舉而其位古諸侯境內之祭得預行焉惟神聰明正直國有典祀靈長之性并千七百載厚地而不洩坎德既平則惟神祥以茂昭聖天子之功神之血食終古豈不避歟尚饗

代祭龍女文

維年月日某官韓某謹遣某奉命服詔敕以牲酒之奠告於神濟夫人之神曰有天下者祭百神故五嶽四瀆古有典祀而山川之靈其福足以仁其一方者則天子

亦為之崇禮秩嚴貎像所以為施報甚美也惟神聰明産德於幽其亦歆天子之嘉命允翕巨川底寧北方則神之名號惠澤洋洋與河亡窮豈不休哉尚饗

國子監祭司馬温公文

維元祐元年九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丞相司馬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寛柔立根於明誠進禮退義世為重輕干〔禄〕不居古稱好名公乎不然志合則行布被脫粟他人為詐公乎不然則以身化

公卧洛師閉關却埽深衣講道將以是老公歸朝廷路車棄馬扶攜襁負民拜于野聖母神孫在宮載祇公牽其官正人具來誠心行義令出而聽國安九鼎大勢已定民以法治法勝則煩譬如魚噞則清其源賣刀緣畝盜豈得發茍無欲之雖賞不竊裴公處內如不勝衣問其貌年感行四夷楊公入輔曾未幾何毀第滅騎人去其華忘身憂國晚以骨立生非其厚所愛民力有來遠縣廢食與言問民而沒反席未安帝祇合宮公薨訃聞

徹尊往臨追胙故温公甍季秋甲戌暮雪民憂歳寒相謗未禍聞諸道路信有斯言曰公在天胡俾我寒以勞定國人曰宜享何以知之家有公像生為民望其沒亦神公乎何憾悲者世人尚饗

館閣祭吕申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平章司空吕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如山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榮地有山川氣

傑以靈豈惟寶藏百貨所養惟其高深物則固往善觀國者庶其在兹無象太平望而知之季札觀樂興衰以喻見蘧伯玉知衛無故秦使入楚楚寶為陳昭奚邱在知楚有人楚衛區區何足與謀有是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在淵何必風雲其威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圓殊施文武異事一官得人則一事行比事得失非國重輕嗚呼公乎敦大中和代天之工道固透陁處厚持滿彊者莫先清心守默辯者莫前是惟元宰三

公之德豈如淺智物我異職魏公典籌初不自矜既執弓矢人服其能徐公行義亦既有常世自奢儉吾無低昂巍巍兩朝盛德高名内則國幹外則長城沈幾入告成敗先定家人不知矧復百姓羣言並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其澤二聖統臨公秉政機垂紳搢笏百辟是儀征繇不興盜賊先改商賈阜通九河輸海謂法未具滋章已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用忠賢既立謂遠未賓羌戎貢入太平之功可指日冀人之無禄天

不憖遺兩宮震悼庶民嗟咨哀榮典册禮盛一時某等在廷辱公品職陶冶之公無所歸德斾旍簫鼓送公國門攄詞隕涕侑此酒尊尚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魏王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魏王之靈曰周建同姓錫之山川康叔伯禽魯衛惟賢漢懲秦餘非劉不王矯枉過中尾大股彊魏之宗盟禮勝恩疏給扁卒百徒隷與居粤千載來以州郡理

宗子維城名存實廢作蕃于國匪地惟賢惟賢有德亦國之藩漢於孝王欲常常來以家人禮燕喜且諧兄弟無遠曰親親仁留不之國亦以厚親嗚呼魏王仁孝忠誠威儀卒獲近其性成豈惟河間講禮修樂豈惟東平為善最樂惟神母子惟帝叔父尊無與隆恩何可貳在人之情再命僻車貴極富溢以勤儉娛作邸于京寔親賢宅俾宗室良咸有矜式玉帶魚金顏如渥丹云何不淑而不永年兩宫悼驚豈惟在廷詔追榮之以魏大名

使河山徼興國永寧五月而葬禮則有制卜遠歳宜以
恩奪禮衣裳在堂旂旐在門詞以伸哀侑此一尊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於故文忠歐陽公夫人薛氏之靈曰嗚呼夫人慶畀世
儲簡肅惟父文忠惟夫象服委蛇湯沐大都世間所乏
豈富有貴高門鼎食里屬垣比惟有德者愈久彌長或
微或興微興有光惟昔文忠名擅一時于今學者孰不

仰之矧夫人子躡職文館升堂拜母恨相從晚生乎可拜没饗亦禮庶幾誠心歆此醪醴嗚呼哀哉尚饗

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太師李公之靈曰自昔布衣起家之士必其學可用德可立而才可為近可以利當世而遠可以遺後人兼是三者公侯之器至其莫施時則不曁公魏大姓世豪以資散其千金負笈求師爰以進士得官天聖

抱其所能而止一令造物報人微與之期是生左丞出秉政機河蠶其原用攺斯卜禭以龍章西山之麓曰子曰孫有公及士服其命服承此祭事生雖莫施而沒顯名有表其阡邦人所榮其等於公其生既後咸以賤貧左丞所厚不獲相事一官所攖馳詞侑奠亦以抒情嗚呼哀哉尚饗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維元祐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於故致政少保李公之靈曰天之生才初罔不艱既畀之才其施復難王侯戚里兒童綺紈豈無其人鴆毒宴安宴安不懐於公見之非比其賢其才足施真宗之甥冀國之子五朝三世恩無與比鳳雛驥駒其生固奇置樊櫪間世寧識之仁宗恭儉四十二年莪冠大羽文武並肩知公於親欲任心膂匪親則嫌或以嫌沮英宗退託未攬萬機公不自嫌語祕莫知念先朝意滋欲分政知而不以時則有命何以樂之樓觀池園退老於家虹

蜺屈蟠嗚呼哀哉自昔和文折節好士人賢其賢不榮其侈公生又似好善有能富貴益恭人以是稱交游滿國搢紳有閒高堂擊鍾驪駒在門尚想孟公投轄拒戶庶見聲子班荆道路嗚呼哀哉別幾何時人事變易蘭亭觴詠俯仰陳迹寢終之典時則有加豈惟故人出涕咨嗟寓詞千里侑此尊俎衣裳在筵髣髴一舉嗚呼哀哉尚饗

祭陝州二叔父文

紹聖二年十月四日從姪承議郎充祕閣校理通判亳州軍州管内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二叔父故知陜州祕監學士之靈曰我宗之牒鼻祖澶淵起國之初大於文元務德不華中微以囍自我先君諸仲叔季蟬聯世科將隕而起先君嘗謂叔父温文捨叔父賢孰知先君施及不肖如親父子匪倓之私自為知己嗚呼哀哉天禍我家先君早世孰憐其孤亦叔父志教之譽之人莫間之誤意先君嗚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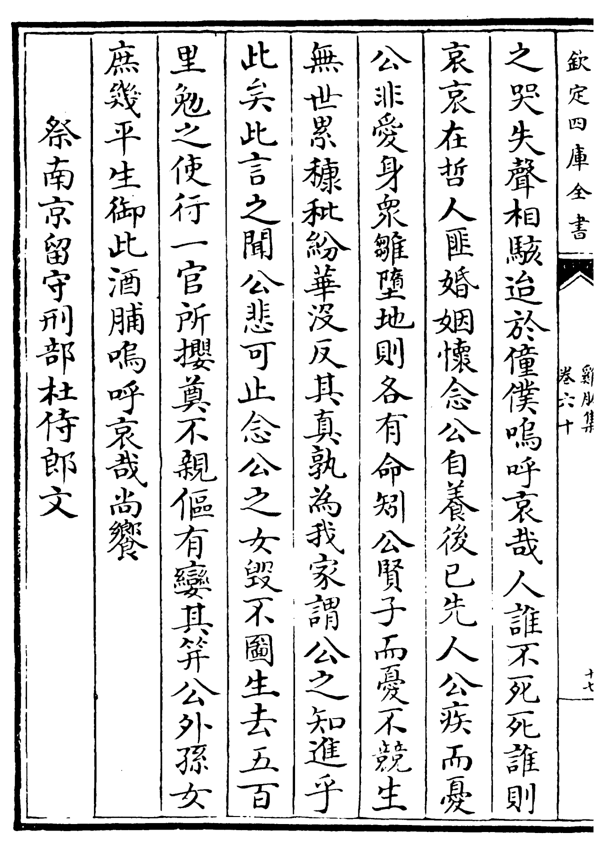
必和不知其子弱不克荷廼爾代匱丞中祕書叔父為
監聯驂並裾貧得守齊亦既陞遣病休不省卧憂展轉
愚觸罪悔佐守宋京書來九返勞撫于行仕何足云匪
姑息故愛緣其私則以尊祖今年在宋聞疾請州問安
六輩信無報郵謂昔不然知憊莫勉如何不淑隕命侯
館痛我家世善人日微非此其承其來益哀念此如焚
血溢為泣怛然寐哭寤追靡及一官所攖奠不撫莚孰
知此哀彼蒼者天尚曰幸哉其子如此不鄙為兄猶同

父弟誓當與約彌遠益親如我叔父與先君存往不其亡此舌不吞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

紹聖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五女壻承議郎充祕閣校理通判亳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武騎尉晁補之謹遣外孫女晁氏十五姐湘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故修撰侍郎丈人杜公之靈曰補之少日愚無師聞詩與禮於我先君先君為言公孝而賢汝長而師則公

莫先從先君南年十有五方舟蘭陵遇公于旅會先君出出拜侍公籠晃於階脩然異容曰此何為玩物喪志若斯其年一日千里念先君語竦然起驚公嚴而和導我以情却後五年初隨鄉舉過公濮陽與坐笑語謂為可教而不瑕疵申以婚姻眷言自玆歸宜其家惟公淑女使寡悔尤亦公女助公仕浸顯官常百秩禄仁其宗逮孤與疾堂堂在廷如皐如夔至其胸中百不一施謂公仁人宜壽宜貴何辜於天而不憖遺國士之喪國士



之哭失聲相駭迨於僮僕嗚呼哀哉人誰不死死誰則哀哀在哲人匪婚姻懐念公自養後已先人公疾而憂公非愛身衆雛墮地則各有命矧公賢子而憂不競生無世累穅秕紛華沒反其真孰為我家謂公之知進乎此矣此言之聞公悲可止念公之女毀不圖生去五百里勉之使行一官所攖莫不親傴有孌其笄公外孫女庶幾平生御此酒脯嗚呼哀哉尚饗

祭南京留守刑部杜侍郎文

維元符元年四月日第五姪壻孤子晁補之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敬致祭於故南京留守修撰侍郎七丈人杜

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如金如玉如松如竹雖於物而不

變稟諸天之所獨而一旦毀折遂不可作耶移孝於事

君移家於為治賢勞記於先朝名譽流於當世而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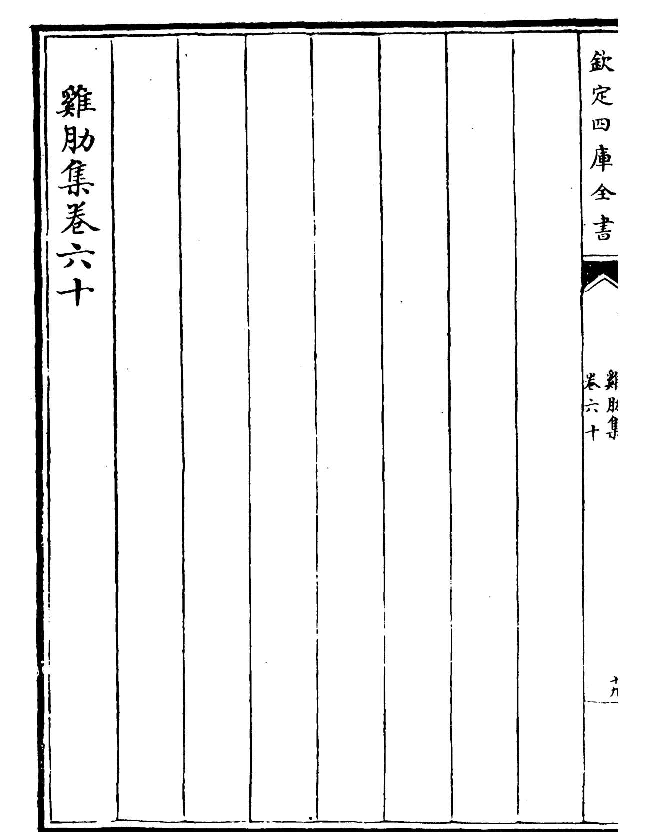
大任遂止於是耶惠故民愛之如父母敬故士戚之如

兄弟而堂堂去此惟民與士驚心而隕涕嗚呼哀哉昔

我先君與公元昆義均同産人靡間言施及諸稺申以

世婚兩宗一家無復彼此矧公與我自為知己我始筮仕教授北京公為主知而有盛名數言我才于公于卿自謂内舉退無愧情我後登朝亦官京師同衢接屋十歳於茲宴休戒我游觀載我忘年比義良朋待我而我少公十有六歳匪其志同于公敢輩公于學問尤長禮經至談百家顧嘗喜兵間同我論挺出崢嶸能賦與銘文章爾雅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自為餘事故罕知者年垂六十侍郎秋官平生經緯虹蜺屈蟠白頭不名竟死

為藩嗚呼哀哉我守潞南後公五載問民所安流風固在前有范李後有曾王粤有杜公于前有光嗚呼哀哉惟我不孝獲罪於天奉親南徙中罹禍還唁我弔我五書並馳期我自遠匪婚姻私如何堊室泣血未殞斬焉縗絰承公亟問嗚呼哀哉自今以往我無知已雖其知者亦從風靡傾腸倒胃舌可捫矣尚想山立英姿傑氣庶幾神交百世之外嗚呼哀哉公喜我文喜同酒尊尚舉此尊尚聞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雞肋集卷六十

雞肋集卷六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孫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禮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於祖考特進吏部尚書晁公祖妣河間

縣太君劉氏之墓曰聞之夫子既得合葬於防門人後雨甚至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夫子不應三言之乃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夫既反其極矣岸谷變遷何由必之故古不修墓者禮也泫然流涕者情也夫禮可以不修而情不得視其壞而不悲是夫子許其修也而端禮等以祥符大墓土庫有水患雖我祖考妣昔以禮葬垂七十年可已矣而端禮等以人揆神情不得安將遷厝任城魚山吉卜且我祖考妣之子孫往者皆

從葬此地烝嘗以時不愆歳事抑族墳亦禮也以人便之知神欲之亦情也故端禮等以違古不修墓之訓為輕而伸泣然流涕之思為重雜然相恕令月吉日奉柩以東我祖考妣實惠聽之不震不驚往安於行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資政李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北京留守大資政李公之靈曰王跡之熄詩

已不嗣春秋又微戰國橫肆惟其可者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紛觀左氏言何國無士馳其戎車陳詩說禮秦儀賣國斯廼燔書韓非孫武是固非儒至其文字孰敢貶諸漢興息民殘編出壞經儒詞士學自此派班王兩馬河漢奔渾胡不及古華勝其根乃獨揚雄為書準易易不可準相如是式却後得唐纔一韓愈躒魏踵漢侵尋千古宋以文治百七十年瓌儒偉士軼古並肩公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考文

王之文謂公所作經誥是羣官名用正禮閣其修此公餘事粤有大猷論秀百人宥死四千人車上僻而公退然輔弼三朝時異操同幾顛者數不自為功上建皇極以消羣疑斂時五福惟公助之爰開大公旁作穆穆九關畫靜䍐䍐士復惟古良臣善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嗚呼哀哉匪歲龍蛇正月己卯賢人之憂庶氓是悼嗚呼哀哉補之昔者自魏祖京公以其名上之朝廷羈堅附吏千里為輕顧慙幽介文采安有無鹽刻畫秪

增其醜士報知已匪以其私潔身有義尚畏人知惟不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天不憖遺而喪宗工胡床昨夢過雨驚風燕子穿閣池臺半空嗚呼哀哉安陽之吉遠不臨壙扁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千里以侑酒尊庶平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丞梁公文

維年月日從表姪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故資政左丞梁公十四丈之靈曰補之少

日隨親上都公在館閣有聲諸儒間從先君及諸父語

童子無知見公而慕其後推擇正字祕書公由太常擢

諫大夫買屋城南與公居峙休旬杖屨從公宴喜公後

秉政既有賢勞玉立班行羣邪睍消德高來讒亦不旋

踵豈公獨傷邦國之痛自昔忠義若此者多天實為之

人其謂何臧孫諫違以有魯祀孰孝嗣之惟忠臣子豐

碑不琢無以圖徽尚曰萬里以丹旐歸埋光百年一旦

射斗詞以伸哀惟其素厚嗚呼哀哉尚饗

祭端明蘇公文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尚書蘇公先生之靈曰孔子在位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天莫難匪利若性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回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凡是五者皆微不傳譬彼為國魚不脫淵雖微不傳然見其緒千載一人尚如旦莫泰

漢而還輕失此學徒既其文謂爲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莫之聞矧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之華惟文士愧馬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顧未知之令其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簧談天與利飾性命仁以之賈世篤生蘇公干櫓聖門跆韓躪馬匪以其文知孔子聖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年曰此文士豈不炳蔚鏗轟似之至反說約竅然過之何以實斯粤有自來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

百家往躐阜踰堆揭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開反而湛思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宅道之奧眇其獨存有不得已文廼其藩固嘗自謂吾言如水行所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為嬉惟昔人賢事業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身有道忠廼孝移如麟如鳳胡可偽為嗚呼哀哉既曰仁賢宜貴宜壽亦貴壽矣于德不究閩關嶺海九死來歸何嗟及矣梁木其摧嗚呼哀哉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謂可教剔垢求光顧

惟寘頑汔未聞道愧負公語以無成老窮秋訃至沈痛刳腸扁舟東泛道哭公喪作此鄙詞惟公所喜伸哀一慟絶絰自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郭大夫文

維元符元年某月日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夫郭公之靈曰人之相知千載一時千載不逢亦不可知公年長我二十而八平生出處參辰超忽廉平爲吏自昔所聞達識高談則猶未親遭患來南邅迴千里

偶公倦遊亦歸卧里斬然在疚閉户薰心我不往拜公來見尋屬氣收淚為公一語不知何為傾蓋如故過累百士得一人焉以千載語則猶並年為公數臨亦惠慰我如何不淑竈玉毁破驚呼往弔雪涕霑胸尚想霜髯老鶴孤松嗚呼哀哉公守曹南古循吏比吾弟為僚横經泮水項於吾弟推轂先之晚於此逢我又見知兄弟窮人論心誰與公獨厚之人所莫顧百年一慟晤語無期何以舒哀斗酒隻雞嗚呼哀哉尚饗

亳州祭土地神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十一月戊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土地之神曰聞諸聖言聰明得道者没乃爲神而神之所職以土地名譬諸人間則有社稷人之休戚繫焉者也補之以罪來此行將解去顧其疎愚何以免咎惟履正蹈常無以庇物亦不害物神用臨之亦允助之使老幼安處而苛慝不作用此薦誠匪曰祈也以爲報也尚饗

祭大孤山女郎文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騎尉晁補之謹以絲綢碧屨及酒酌時果之奠敬祭告於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遇合不敢忘忠而為權臣所憎陷以朋黨於歲己卯竄諸靈山季秋揚帆挈婦與子旅拜神幄陳詞靡它神賜吉占曰歸甚邇偶讀舊載或行遇神神與之言為買絲屨客自都返無從致之留屨水邊遺刀石上發去已遠猶不悟知魚跳客舟刀在魚腹

因發歌詠庶神若茲肸蠁有聞而非夢寐旋上干越湍流迅奔常所玩穿金山革履前夕墮瀨旦乃覺之去百里餘不可求訪而一漁艇得於上流履不足云神其可信因語室內我言敢欺為神作茲彩絢纔純俟我歸日荅神之休令蒙國恩全室還北跪獻几下雖菲而誠尚蘄他時為記若贊敘之本末警彼聾聵頑名非淫訛靈實烜赫尚饗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
至聖文宣王曰昔桓榮學尚書仕漢得輜車乘馬矜而
陳之曰稽古之力也補之恥之夫士行其志而取償曾
連猶知以為商賈之事而榮乃以是矜其門人陋哉補
之承乏此邦視事之初恐材不稱禄負所聞於先君子
之言以羞當世之士雖稽古不及榮尚庶幾乎知恥是
故擇日而薦誠尚饗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晁補之以清酌庶羞及羊二沈諸河敬告祭於河伯之神曰蒲之為邦條華障其南龍門隘其北而河出龍門勃怒箭駛以經其郛於此為梁謂之蒲津則民之畏神威懷神惠舊矣迺潦集梁絕往來者病於濟貨用不通民用恐不寧相與愁苦籲神而乞憐神依民者也豈可以數威其所依忘惠之哉今有司庀具告橋可復用徼福于神庶

神許之無摇其成吏免於罪民以懋遷康厥生神亦歆食百世尚饗

祭告舜廟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廵檢公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告祭於帝舜之神曰禹治洪水功施於河為多迄今河瀆濟者呼禹且蒲帝之所嘗居而帝使禹者也今梁絶病濟有司圖復之帝相斯人河受

其職俾無壞于成則禹之功猶賴蒲之民克永事帝尚

饗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謹以制幣清酌之奠敢昭告於

任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補之

不孝獲罪于天頃自丹陽遭罹母喪護匶北歸踰二千

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舊奉不腆幣牲牢時物謝

咎徼福於諸明神惟是畚鍤窀穸之事大懼瀆犯以重

罪悔於兹不孝躬令免喪矣尚以誠心薦兹薄奠惟神其貸之尚饗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將之謹以清酌之奠祭告于先妣壽光縣太君楊氏之靈曰補之等罪逆不孝頃奉喪北歸卜日斯迫旣襄大事且終制矣惟孝恭慈儉之美未遑圖紀誠無以詔後人慰諸孤廼故南陽守杜侯紘實惟世婚許以撰述用成斯志差是吉日納諸隧中惟

補之等號慕永遠則亦靡及尚饗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于
天王之神曰聞之神民異業欲敬而不瀆前此守居作
樓城上虚其中以望而寓神其西楹為壁限之望者日
至而無求於神若此瀆矣今作堂樓左雖庳而嚴吉日
甲子告神以遷正位乎其中而以私俸飾神之像凡壁
間儀從海波烟雲之觀復續如初使非夫祈謝潔齋而

來者不以其時不敢以覿神以為敬而不瀆者在此尚饗

卜居金鄉祭神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辰孤子晁補之謹以羊頭一豬頭一青幣酒果之奠祭告於金鄉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補之家世僑居此州六十餘年矣嘗先之澤不絕如綫而補之不肖不知修身服生業為齊民迺以其空言曲學欺取國家之名第以出入閨省游行四

方就食取容無愧慙於心忠不足於君孝不足於親天用丕降禍罰於其不肖躬大困而歸怵惕隕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不畏天重怒而訛厥衷故卜淶之東尚以休老而芘其孥雖曰五畮廣而盜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徼福於神覬厥躬光大惟寢斯安無恫瘝於其家暨厥後以康則神力能鑒勖玆尚饗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補之改居市南既告神以遷矣寒暑一周畚鍤無方寢安而動吉非神不害何以得此是用擇日還神之舍將加塗塈繪寫衛從以嚴事神惟神終相之尚饗

修井祭告文

易改邑不改井補之居於此惟井因舊而歲久且泥至於不食以虛神之惠廢養而不窮之功將修復之尚懼畚鍤觸禁以重其家之尤悔用以誠告惟神其知之尚饗

新居鑿井告神文

補之相宅此地實故民居棄壤而無井飲民棄已取凡以不爭然叩門户而求水則亦病矣吉日丁卯位不觸禁爰具畚鍤有謁於神神惠聽之假方伎土俾洌而食則豈惟其室是賴亦用勿幕以仁四鄰神之休如井不匱尚饗

上梁祭土地文

維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具位晁補之謹

以清酌時果之奠祭於土地之神曰𥙷之自郊坰改宅邑㕓既告於神矣以日之吉架梁於其室不遠之復自其素心將休老此境尚克永康以裕其子孫方久事神惟神其祐之尚饗

祭西宅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𥙷之遣私從趙采芝以楮幣酒食之奠致祭於縣牛驢街東西地内無主骸骨之靈曰𥙷之買此邑中地輸租王府而居之眷言爾曹僑瘞兹久主

至客避則惟厥常幽明不縣亦各其願且處世若夢是身非汝蛇蟬能蛻人豈不如超然去之亦汝所樂况方春掩骼著在舊典敞園漏澤時惟新政往即爽塏我非不恩尚饗

祭西園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其從者趙采芝以酒食告祭于新居西圃旅殯之靈曰聞諸往記世人所以多責過疾癘困畏不如欲者皆緣冢訴夫盜破冢取貲與好事

者利冢中玩掘取與主知取地而不卹暴骨如棄瓦礫若是而冢訴能祟之可也今主以錢買此居爾死者或家貧賣地取給自改瘞爾與家無人而主言諸官官以法與爾地及斂具而藏之又為置守使無侵犯歲時得食飲豈不幸哉往從所安主無所任咎嗚呼哀哉尚饗

祭戴氏地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白直王立以清酌餅餌之奠告於北坎旅瘞之靈曰爾等或生貧賤葬不具禮掩坎

窞間潦集之患固非其所安今朝廷闢漏澤園徧於天下主欲用地而請于官以爾骸遷又飲食送汝爲詞以曉之高原可宅爾永無患亦爾之願也尚饗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維元祐六年九月日左宣德郎充祕閣校理通判揚州軍州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甚郡太君李氏之靈曰李望隴西世德之延作嬪於黃黃江左賢雍雍睦睦閫内之儀不見夫人視其諸兒補之頃歲

倦游北門見夫人子令校理君輔我以仁挽之近古定交一言匪婚姻故其後校理單車過魏入拜吾親如母姒娣吾親顧語惟愚補之君辱與游實彫琢之補之忝命亦登文館聯驂並室笑語宴衎入拜夫人謝卧疾久扁舟來南不問安否如何不淑而不永年泣涕竹西銘旌在船雙井之里山奔水委往休於宫從其君子恩封大郡詔賻其喪夫人何憾後方大昌嗚呼哀哉尚饗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吏慢不徳無政事無以奉社稷而臨民人夏潦為災此邦之失業未復者户十一二且他邦之轉徙廪食者寓焉今冬又不雪至春不雨將大饑疫吏何以為吏民何以為民神食於其土吏可罰民不可窮也何為使至於此極哉顧吏無辭以謁於神而誠可哀庶幾潤澤沛然一洒之尚饗

謁文宣王廟文

補之學經從仕踰三十年盍更守四郡矣才出中下不

足與語任重而道遠以趨米鹽期會且不給盥洗登降有靦其顔語不云乎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雞鳴而起坐堂對吏旦旦設施皆嘗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也安敢惰哉故因視事撰日以告尚饗

謁諸廟文

吏視事三日則謁於境之神舊矣承宣主澤則吏之責而水旱疾疫休戚其一方者神實司之吏可以不任其責而忘徼福於神哉恭薦菲詞神其相此尚饗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維年月日男保之付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於先
考推官之靈曰保之等不孝童幼嬰禍綿力弱志惟慢
葬是懼既窀穸及吉卜而誅行琢石於今缺然惟我先
祖父之孫先伯父之長子今朝散大夫管句南京鴻慶
宮補之少與先君同硯席先君愛之猶同氣實為銘詩
用發潛德慰先君之不遭納諸埏中以詔後世如先君
在尚饗

著作局勅祭某官文

惟靈受才宏傑被擢先朝忠能致身武足敵愾入長親衛出帥征徒精神折衝為國威重宜膺介福奄及淪亡爾惟虎臣予用震悼褒終有典不在牢羞嗚呼哀哉尚饗

著作局勅祭賢妃某氏文

惟靈夙以恭惠嬪於先朝警戒之美宮闈所範宜膺介福壽考而康云何不淑奄忽淪謝歲月之吉閟神有期

視秩一品則惟古制尚其不泯歆此寵榮嗚呼哀哉尚

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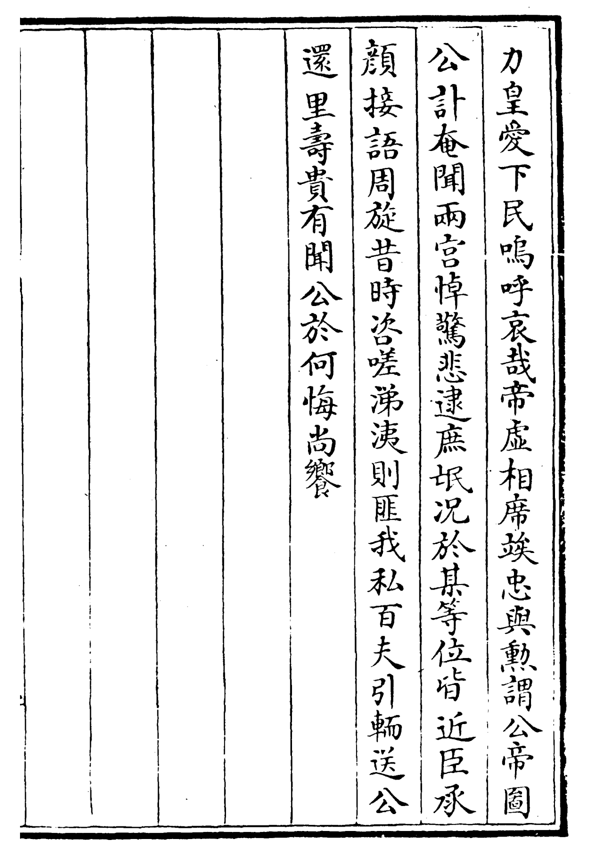
於故樞密趙公之靈曰天之於人若絶而通人之戚休

天實與同國之方興視所生賢天將啟之推往引還有

煒其初以厚其名中勞苦之後使大興嗚呼公乎令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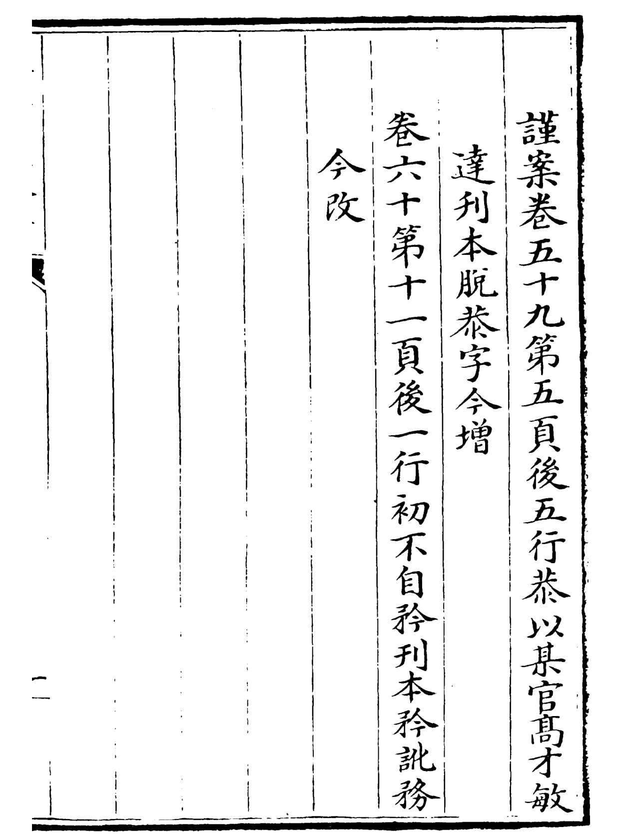
嘉言何以知之治平之元堂堂數公如鳳如麟秉義正

辭引君於仁匪忠則難視功何如俾羣疑安為萬世圖
方冬沍陰公對延和帝指公言天意儆予堯言民誦民
聞子來使民戴堯功孰與偕中和信誠有政在民留安
去懐黄霸冦恂蕭公在外雅意王室匪身詘信惟道枉
直心廣體胖不泰而康公不為名耆老益光二聖當天
問於遺訓凡公數人皆起輔政用公西府柔遠弭兵吏
蕃在庭耕旅不驚河安北流羣議東之民洶洶憂裹糧
坐堤公持不回如治平時人言踵聞詔休役屯比豈人



力皇愛下民嗚呼哀哉帝虛相席娭忠與勳謂公帝圖
公計奄聞兩宮悼驚悲逮庶氓況於其等位皆近臣承
顏接語周旋昔時咨嗟涕洟則匪我私百夫引輀送公
還里壽貴有聞公於何悔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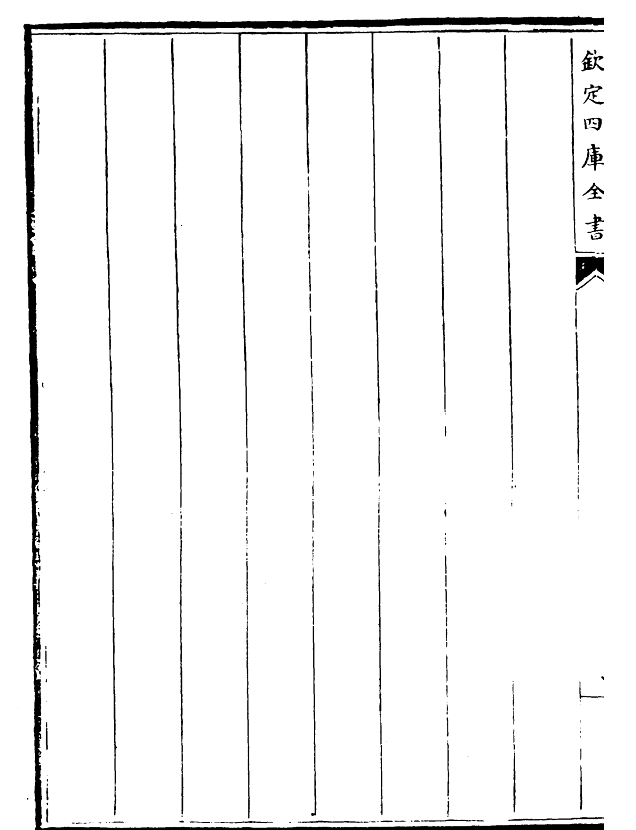
雞肋集卷六十一


謹案卷五十九第五頁後五行恭以其官高才敏

達刋本脫恭字今增

卷六十第十一頁後一行初不自矜刋本矜訛務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監生臣鄭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二至六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二十九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行狀

傳

張洞傳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曾祖光祖緒皆不仕父惟簡太常少卿洞幼敏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再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

誦書日數千言為文詞甚敏未冠睟然有聲於同列閒
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為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
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旰食太息思聞中外之謀而洞
以布衣求上方略因得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
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
官民劉甲者彊其弟劉柳二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
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二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
法知州事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

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獄
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句機宜
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皆一時豪俊名士而尤深敬
洞改大理丞知單縣事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録司
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
倒無不至而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為沮止而洞亦
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髙若訥叅知政事吳育薦其
文學宜為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挍理判祠部時天

下户口日蕃民去為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内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勲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户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令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奏謚執中榮靈其孫訴於朝詔孫抃等復議廼改曰恭洞復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

死猶當正名以誅之而竟從忭等議初仁宗后郭氏忤

旨得罪廢近臣屢以為言后既沒上亦悔詔追復其號

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

秋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

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

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

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

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

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立别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上方嚮儒術而㒺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上以為知經會覆攷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㒺獻詩謝復賜詔奬諭出知棣州事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决溢病民田水退還彊者冒占弱者耕居無所㒺奏一切官為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㢩中至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為内地不

處洞奏令滄景敵可入之道兵守多鈌敵時以販鹽為名舟往来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増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寛厚沈黙為德而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嘗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為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絶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疢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

豈宜久屈剛健自比沖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
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咸以為言遂聽政差
攷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
懿王稱皇事上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
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上以為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
宗說罪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
辜數人置諸法可矣上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

多賢宰相名士葢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踈一切厚廪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品秩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痛詆訾言陛下亦起藩邸頼上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上欲遂進用而大臣忌之出為江西轉運使江西荐飢民賦至積歲不入洞奏盡蠲免民輸紬絹不中匹者舊皆成匹輸洞命計尺寸

輸以錢民大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輸麥洞復命以錢輸如江西既糴不踰時而足至今江淮人誦之初在棣州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於庭寤而自驚逮移淮南夢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無幾何而卒治平四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四十九為人長大眉目如畫樂義而好施論事鋒起不能下人尤精於聽斷人不能欺云論曰

嗚乎仁宗之用人至矣其士大夫皆可與有為如仲通固未嘗大用也然以身任朝廷事居官不苟遇事敢奮無不言亦可觀已故英宗初立有大論議一時忠賢相與諍辯扶持建久安之業仁宗蓋遺之也人臣不患位卑至百工瞽矇皆得以所聞輔上而士大夫喜言長厚至務以持重不激發似是者為高慷慨喜别白是非者則以為招名而近禍苟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誠如是天下事將孰與共哉如仲通可以不愧矣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杜

公行狀

公諱純字孝錫杜氏濮州鄄城縣人諱堯臣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知雜事贈尚書刑部侍郎曾祖也妣馬氏永安縣太君繼馬氏萬年縣太君諱曽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祖也妣劉氏彭城縣太君諱彭壽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考也妣朱氏太寧郡太夫人自侍郎立朝有清名尚書以文學政事顯杜氏始大而公

生警異重厚不類常兒方四歲乳母抱立尚書側尚書指庭前物作詩句戲之即能為儷語尚書大驚以蔭為郊社齋郎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操族父没官東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其從兄當行迎喪公曰世母依兄兄不可以遠即自請往衆猶難焉特進嘉而遣之及期而喪至時杜氏四世二十喪未葬聚族而謀曠年不決公畢且幼毅然而起陳義甚高衆慙戚乃定葬舉進士兩預鄉書不第即捨去調曹州寃氏

縣主簿攝令南華野人有持鋤剽商者商詣縣言而去後獲二盜伏罪而商太原人也移文太原待報盜以應久繫泣請公得一至家訣公惻然許之左右諫不聽盜感恩皆如期還改泉州司法參軍舶商歲再至一舶連二十艘異貨禁物如山吏私與市者價十一二售幸不誰何遍一州吏爭與市惟守闕詠與公不買一毫人亦莫知後事發逮獄而公不預詠猶以不覺察免官且檄參對公憤然陳書使者白詠無罪而虛其廨居詠卒得

平反丁朱夫人憂既除為河中府河西縣令熙寧初自
外上書言事宰相王荆公異之即日召為制置三司條
例司撿詳文字尋為大理寺詳斷官刪定編敕荆公既
奇其才數與論天下事謂可顯任亟薦于上擢光禄寺
丞充審刑詳議官樞密院撿討官兼管句樞密院宣敕
等庫或議肉刑難悉復而姑欲以刖代死刑之輕者公
言今盜抵死萬室歲或至五十人以死懼民民常不畏
死若但刖民知不死犯益衆是名輕而實重也事乃寢

又論禁軍亡律疏敕㕘律從軍征討而亡十五日絞敕

上禁軍逃三日斬若三路沿邊征戍及它征戍與化外

接者皆以敕從事而平居亡伍稍附律疏其期歲可活

壯夫命數千因收其用後敕期滿七日斬自公啟之也

又論商貨犯禁至黥配非國籠利則皆良民一遭此終

身不復今加役流本死刑尚有歲月免復之限若持仗

行賈而捍鬭者黥配餘以貨重入罪止加役流恩無涯

矣不報時秦鳳路經略使郭逵管句秦鳳沿邊安撫司

公事王韶互訟不公執政遣公往訊韶實違法用官錢而朝廷方倚韶以熈河事不欲竟其詞即授公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而未下也而公遽以其欺狀聞文潞公富韓公見其奏歎賞而心危之會遭特進喪以監察御史裏行蔡確代公而韶無罪公免官於是始忤當路矣免喪韓康公為宰相差京西計置糴運又為提舉三司會計司檢詳文字而荆公還朝公乃自請監池州酒稅一年復入為删定編敕始遷大理寺丞改宣

德郎爲詳定官制所撿討兼兵部主簿遷通直郎大理正上言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姦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發姦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於官司觖望或民自相嫌怨或但冒賞無端倪泛曰某有罪某知情官不識所鞫之因因不省見逮之故若告者許有司先取實後不實以誣坐則所告皆當竟之詞矣又刑寺積習官不敢制吏吏操事白官官曰如此乎則以爲近嫌必反聽吏至吏先具曰某欲追某欲鞫某欲釋則隨而判

曰某追某鞫某釋上下猜質嚴於合劵今許官有異見皆自書其牘即行後不當不以累吏則官得伸吏無以藉其口皆不報而公持此自如吏抱案至無疑則大書其尾曰如此因語吏我有筆墨在可免爾口語相稽也然其弊久力不能獨勝隰州商尹奇貿溫泉官礬或告引外有餘礬冒禁而奇對實官潤之也寺議械奇河東就訊公言奇情應若是不惟傳致傷事恐民相驚不復貿礬則數百萬之貨皆為土石且失邊計弗已則請没

其餘而釋奇事粗行會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其車載人貨取直至京師都稅院欄頭甲紿之曰車無火印匿稅也賄我則免民遽遺錢三百免其徒告之寺議又當甲與民因稅事取與皆黥配公曰車民當所用舊物不稅而甲以詐乞取應杖民無罪也爭累不決長楊汲貳呂孝廉以為言民竟不免乃并尹奇事坐前後異議奪通直郎廢於家韓康公留守洛奏為神宗山陵司句當公事恩復階遷奉議郎賜服銀緋上之元年詔舉直言

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王公存尚書孫公永皆
薦公才任諫諍時已擢河北轉運判官矣初更役書獻
議詳盡宰相司馬温公至以書稱之曰足下在彼朝廷
無河北憂舊河防但隷轉運司後都水置外丞專領公
言前隷本司決溢不加多後置丞決溢不加寡雖天災
不繫彼此而大抵出財之司則常愛費而後不急用財
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臣行洺州水浸城且壞調急
夫而漳河都大司乃有卒七百不敢用遣應急修捍則

稱當稟外丞暨關外丞則執不可此由事責各異條禁相妨不如使歸一易曰簡則易從也後外丞廢置不常然卒委轉運司兼領澶州跨河南北為二城北為海鹽土鹽通商地而南則解鹽禁地公言南兩縣亦產土鹽利之所在刑不能禁故兩縣解鹽課常不登前此有司屢請并濮陽衛南許通商三司亦知其弊以郡扼河欲姑存之為解鹽藩籬故既不許通商而亦不立解鹽歲額所以持循經久官與民陰便兩亦所失微也自立額

殊失三司本意官不免配賣而土鹽滋冒禁可且仍舊

朝廷深然之而議不决先是宗室袒免女聽編民通婚

皆予官民爭市婚為官户公言入貲得承務郎以上猶

不為官户葢嫌其逃賦役困平民也今遐僻賤人爭以

國婣自名商較財弊僅同貿易坐堂而拜者為舅姑同

牢而食者為夫婦非以尊國示民範也朝廷始嚴其法

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尋改大理少卿遷承議郎擢侍

御史復論中外吏久而官不常權常在吏吏鮮知卹人

於是利害陳請惟恐阻閡之不容事勞功賞惟恐破除之不盡理財予奪惟恐斂沒之不多誣枉赴訴惟恐深文之猶略又使者以不按吏為忠厚昏暴病民非贓汚皆一切容養此為害之大者復論御史呂衡等欺同列遂忤旨而御史中丞胡宗愈不便其為僚因排詆無不至罷為尚書右司郎中尋知相州遷朝奉郎知徐州移陜府西路轉運使入對賜服金紫闗隴控邊務繁公計度不勞閱牒訴立判情法皆當吏驚私相視曰一筆盡

矣時方患陝西幣輕貨重公屢陳歲給本路諸司鹽鈔實以飛錢然西州有来商無還貨又鐵錢不出境獨鈔無腳稅朝至國夕為錢既以備本路夏秋糴而商賈非以兩時至則鈔歸兼并家不貴售不出若鈔留京師賣錢貯之而別為公據與本路凡入穀若錢者給之至京師歸以鈔錢則貨幣平不行攝帥平涼兩月決滯訟百餘民讙舞既去遮留不得行歸朝為鴻臚卿遷朝散郎又為光祿卿擢權兵部侍郎歲餘感疾除集賢院學士

知汝州謝不能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會廢集賢學士乃改修撰以紹聖二年九月甲子没於頴昌府之私第即其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開封府祥符縣黄溝鄉臨黄村特進之兆享年六十有四前夫人閻氏先公二十六年卒追封真寧縣君今夫人晁氏安平縣君二子開承務郎欽禹舉進士欽禹蚤卒三女長適瀛州防禦推官知益州録事叅軍馬希説次適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晁補之次適進士崔延孫孫男女八人所為詩文奏議

二十卷其詞喜根原仁義不為浮華辨析事理要近於可用嘗論虞而卒哭非百日虞而俚術百日卒哭内百日為凶葬不禁外百日則更筮吉歳月世牽其說慢葬者衆乞下其議禮官亦不行為人忠恕不欺恬淡寡耆欲學問以誠身為本遇事應物惟懼惻怛之不至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故久而能著尤嫉近名類畏人知者莅官事主惟義可否進不懾髙明彊禦退而與愚弱卑下者處如恐傷之奉已過於菲薄猶恐

其泰至賙給族姻已厚矣而慭不足急人危殆伸人抑

枉寧以身受困畏而不悔此其大節也好易中庸能精

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家居

昆弟無閒言見者鄙吝為消似陽城元徳秀敦大不撓

清而容物似陸象先而至其立朝識大體究精吏道與

時之利疚知無不言則近左雄黄瓊政事之才非特處

士獨行鄉黨自好者之比也公與補之先君厚故補之

所述公大節多嘗聞於先君之言若公平生施設則有

當時大人君子之所共知者編次懼不盡雖覩不愧也

謹狀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禄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訃聞

上震悼詔輟視朝贈金紫光禄大夫官子若孫六人且賻其家甚厚其孫祥祉被遞考次事蹟以諉前史官晁補之為公行狀謹按李氏系出臯陶唐虞之際臯陶為

李李之字或為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為梁武昭王暠暠之後為唐故李氏番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贈太傅宗壽曾祖也配尹氏繼周氏周韓二國太夫人贈太師曹國公士明祖也配周氏秦國太夫人贈太師冀國公革考也配陳氏冀國太夫人而陳氏實生公曹國公而上兩世不仕冀國公始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為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

或從居安陽公少孫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所輒經目輙誦已能戲為文章客有自都来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者其蠹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觧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人抱以送羣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户參軍内丘令李鼎以事械州獄而實誣也吏阿守意掠使服公辨其誣守前以狀抵使者移訊得釋遷晉州和川令時

朝廷方崇制舉轉運使何郯行縣取公文藁讀即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文忠公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秘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繆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雨霪京師災異數見言者多咎濮邸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則必優等矣公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

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於農比者陳鄧許亳饑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為令雜征苛取使出於宅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奪農與商以其彊力遍為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顧還之於農商無以為吏則吏警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

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祕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初公以和川考滿舉者踰十人應改官矣而轉運使薛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内銓張掞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薄矣願待之掞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自以制舉遷英宗皇帝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以親抑之既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文忠歐陽公乃首薦公會遭陳夫人喪服除始詔

試神宗皇帝内出孟子為政本農桑論并學士院所策皆入三久虚等也擢集賢校理編修觀文殿御覽同知太常禮院久之齋宿於南郊叅知政事韓絳攝事容去留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彤厚而神深貴人也未幾絳宣撫陜西即奏公掌機密文字就遷太子中允撿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名宣敕或留不填至是宣撫司以為請務信且速潞國公文彦博以為不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

異會慶州兵亂其家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造意初不謀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為奴婢絳從之絳之貶也公尚以中允為檢正官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求還所遷秩補外復以祕書郎通判海州會直舍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職一時觴詠傳淮海為盛事寛役法免漕渠夫去而民思之遷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被旨祭奠因為其行狀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叙韓琦事甚典麗良史才也時公請

補外得知宿州上復謂宰相王安石曰可與一路乃除
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言郴涼牢寒則窒之遂遍行天
下京東盜賊為天下劇公設耳目方略購捕且盡遷太
常博士召充國史院編修官初劉攽以史官召而侍御
史蔡確言其不可執政復擬它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
李清臣可既對上曰卿博通今古近時罕卿比史官朕
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為河渠律歷選舉等
志文覈事詳人以為不減八書十志初安南用師公在

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来用事於南者上之會郭逵
奏大軍已至桄榔村上以語近臣頗不能知上曰桄榔
至某所五十里而近至某所百里而遠嶮夷迂直如指
諸掌左右皆驚孫洙以書抵公曰上比論安南事近臣
不知頗思通洽士矣公然後知上於奏牘無不覽且采
其說矣無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
而中貴人踵門客曰中貴人何為来哉俄呼曰傳宣李
學士公遽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楚國夫人者

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顧臨在坐曰內制不以屬代
言者而以命子异眷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謬
數十事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上
復批出曰可李清臣權儀即真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
侍立上顧益温盞載訪以禮樂之事公于經訓成誦數
奏尤悉上亦自言古先述作之義窮本極要與講磨久
之慨然有意三代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
上又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来不復師經唐一韓

愈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耳公對如上旨會上以府
左右院暨司録獄無以雜合訊辨三司混金穀視獄不
專詔曰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為記公
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為近乃倣
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灝噩竒甚其載上訓之略曰五
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曰暴民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
教後法之序既進上曰卿文逼近經誥所增三十四字
非不完也崔台符等願挂名其間耳既命撰修都城記

公又變其體以進詞尤宏放上益喜曰與大理記文頓
異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
公唱和詩事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
戚戚獄具有司猶欲寘公重比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沒
後止此一人廼第令贖金既還爲翰林學士時錢藻充
慈聖光獻皇后山陵頓遞使又以公權知開封府上分
命近臣草荅高麗詔既奏上曰王巖荅詔已用卿者上
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佾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

直欲宣脩麻異姓而王非例也為朕述此意其寵異於它學士如此上欲更定官制公具言所以損益者上曰亟編類以進尋差詳定官制寄禄官承議郎視正言執政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上諭宰相王珪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故事宰相與忝知政事同進擬差除官制獨中書省取旨而尚書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于上前言聞會之迂公請對具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意上乃命公仍領官制有疑滯就質之

執政怒摘前奏中語謂公有不當議者欲出之上惜其去復俾贖金既入謝因許以大任遷朝散大夫上復曰吏部掌銓衡閱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即以德行政事文學論議為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絕口不言人亦莫知之也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初御史中丞舒亶嘗以事劾公至是亶以用官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贓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獨以謂亶誠有罪非贓也同列曰清臣黨亶耳公曰亶固不愛臣

臣何為黨之其論事持平類如此神宗不豫久執政入

問公行語門下侍郎章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

臣將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壞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

曰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早定議惇連問王珪曰如

何珪徐曰上自有子然須垂簾議既定公復曰若臨事

有異者鼎鑊所不敢避也遽命取紙書延安郡王為皇

太子又取紙書皇太后權同聽軍國事俱入禀哲宗即

位遷大中大夫神宗祔廟遷通議大夫徙尚書左丞時

元豐九年也初神宗以上聖之資而躬問學未明求衣
欲繼三代絶蹟制度文理燦然一新而吏推行久元祐
初大臣欲有所損益公自以終始遭遇報上之意發於
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忤然官制免役諸法保甲冬
教亦不復議而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
河陽又知河南府歲飢奏給祠部牒振饑食者所活以
萬計畿右倉粟不足支一月又奏乞轉江淮米助經費
仍請自省曹掾官會一路歲費計其所不足仰給中都

官朝廷從之爲歲給二十萬緡謂之陵寢錢至今繈右賴之移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吏易不務奇聲近効而民亦不敢犯雍人爲之立生祠召還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駮之改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真定公舊遊人聞其來也老穉迎者夾道自欒鄗屬邢相有王宗正者使臣也盜公庫物安撫使謝景溫發之宗正怨隂走其妻詣使者告前後帥饋送踰例逮獄至數百人道路洶洶公至立奏罷之除宗正名竄千

里外其治如治雍而尤號無事復以戶部尚書召為宣
仁聖烈皇后山陵禮儀使未還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
時元祐八年也姚勔復駮之上詔他官讀趣行下紹聖
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
舉杭州洞霄宮起為宰相嫉元祐用事者稍加貶逐後
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
嶺外公乃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謂更先帝法度不為
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

非聖世所宜因出舍它館懇請避位上敕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貴人蘇珪趣赴省供職惇持議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敕牓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金明寨去經略使呂惠卿遣將龔逐而張輿戰沒奏至惇怒曰失主將全軍斬盍應斬者四千人公曰亡將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與敵令全軍斬異時亡将全軍降敵矣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裁處後得惠卿奏誅牙兵十六人而已

初宰相吕大防等貶荆湖間踰年應朞叙公令中書撿舉議復沮不行後同列與公進當貶人姓名或指姚勔曰此南方博徒也意勔嘗再駁公除召以激之公徐前白勔或所見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為然勔罪得薄公在中書既論數不合有飛語搆大獄意在中公公懼復丐罷政章六上賴哲宗察其無他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又移知成都府不行嫉公者猶風指監司窺公而公謹審至無隙以伺廼摘中書舊事奪公大學

士初宰相蔡確貶死至是母明令其孫渭上書訟確寃前此宰相劉摯等亦貶矣因為奇禍誣摯等以自解書留中不出渭又詣待漏訴之公心知其誣而念渭嘗以聞矣却之不可乃封其狀省中而嫉者竟以是擠之復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今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召覃恩復大學士遷左正議大夫月餘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哲宗祔廟遷右光禄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事下給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常以

謂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自當為一世公上疏是太
常議廼定上欲息朋黨論開天下以至公詔士大夫以
無彼時此時之異乃改建中靖國元年而同時大臣與
公叶謀以輔上意盡還諸遷者除瑕累起滯廢稍復其
舊恩數秩品士氣為平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夢
為春詞詞甚美却有返遼東之語遽書以示子祥愀然
曰非佳證也因移疾甚懇復拜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
府兼大名府路安撫使無幾何薨有大星晝隕阜昌門

外姦公所生第側遼東之詞驗焉享年七十有一即其年四月甲子葬於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公性恬夷曠達將啓手足却左右掖者而坐以手整巾猶索紙筆作字付從姪禪而顧子祥曰速辦速辦問日蚤莫或報申時矣即閉目不復言而逝公三為執政遍踐三省勲封爵至上柱國開國公食邑實封所共加至六千九百户為人寛大中和而容物事陳夫人及兩兄盡孝敬人所難堪者處之常易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也

家人之老者云見其三十年間未嘗厲聲色居官奉法循理要在愛民至守節秉義則不可撓以私臨大事則常辯且勇其學務探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覽文章爲餘事尤蚤爲忠獻韓公歐陽文忠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既知制誥爲史官代言之體敘事之法高文典冊瓌雄雅奥曄然一代之俊也其小心事主出入省闥白首無過故神宗終始眷遇造次訪問而公亦自以得君無不盡其平生奏議葢

多至數十百篇而世亦莫之知也本其總吏部選被旨薦士至百餘人頗見收用而皆若出於上所自拔人臣不得專者知其於清慎不矜最隆也嗚呼其可謂善則稱君古之良臣者耶配韓氏魯郡夫人繼孫氏趙郡夫人皆舉以袝男七人長祥朝奉大夫太學博士次祉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副使次祓承奉郎次禠承務郎三未名而亡女二人長適獲鹿縣尉姜休次幼皆前卒孫男四人長承道承事郎次承邁承奉郎次承邁承務郎次

承造未仕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陳翼餘未嫁所著策論記序古律詩制誥冊文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平南事鑒二十卷藏於家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序次公世家爵里行事義不得辭謹狀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尚書虞部郎中贈中散大夫南陽晁公諱仲參之夫人公孫氏其先梓州郪人後徙棣州商河諱渥梓州錄事參軍曾祖也諱昉莫州莫縣主簿祖也諱簡祕書丞郡

牧判官考也祕書君直諒有文疾惡如風甞召見論事忤真宗旨出為建德令前令死二女不能嫁為嫁之夫皆仕登朝而祕書君以郡牧判官沒京師一子亦死獨女三人其母長安縣君常氏有賢操日夜誨三人以女德起居惟謹故三女皆卒為士妻季則夫人幼審詳有威儀燕處如齊不妄訾笑人以為天資近禮其歸晁氏文元公文莊公在朝而舅尚書公方顯用晁氏隆盛諸婦固多賢淑而夫人尤恭儉敬戒夙夜宫事不違衣服

飲食無華好內外言不交於閫非晨昏定省祭祀烹飪不下堂老者曰善事我幼者曰撫我恩姒娣曰是宜為我儀也中散公清德涖官有聲名嘗攝舒州有之遠官者遇風船壞暴江上窮無依挈其妻孥投公夫人親解衣衣之不足則并取女婦衣與之大小皆有衣乃去葢急人之難如此近祕書君之風也中散公捐館舍夫人奉其匶自江上歸無兼日儲而攻苦食淡喪葬用如禮不覺有乏春秋高矣歲時饗宴温克如始嫁婦盛暑未

嘗絺綌對子孫如賔好文史泛覽不倦晚知無生說滋恬淡不累事以元祐元年六月二日感疾卒於京師享年七十有七始封永康縣君子登朝又封壽安縣太君四男子端仁朝散郎行太僕寺丞端義奉議郎監在京粳米上第九界端禮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智磁州司法叅軍監開封府襄邑縣酒務五女子長適前衢州開化縣令石端次適奉議郎河北路轉運判官杜純次適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環慶路經

略安撫使公事知慶州范純粹次適通直郎簽書崇信

軍節度判官聽公事胡僧孺季適恩州清河縣令田忱

而適田忱者早卒諸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三人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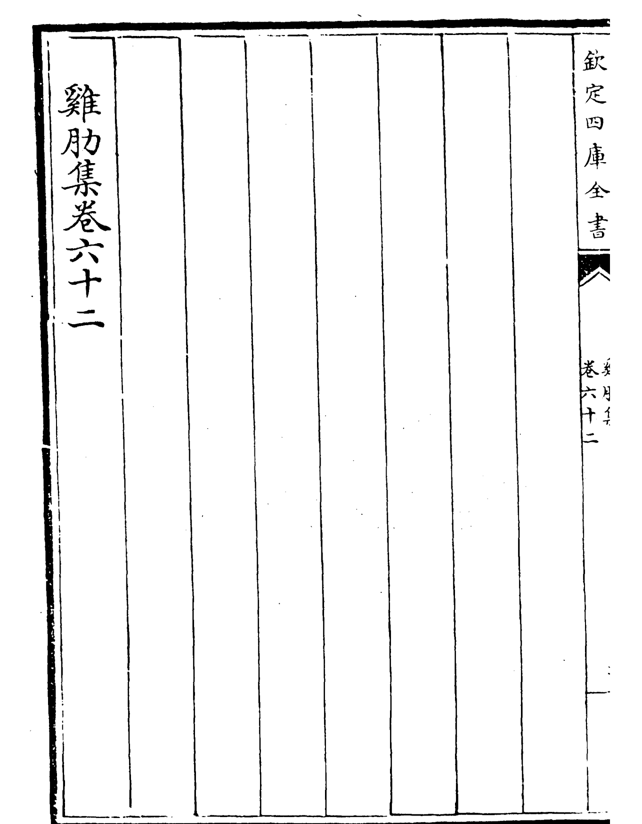
天人之福禄備矣諸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祔於濟州

任城縣魚山中散公之墓且乞銘當世賢君子而補之

於夫人實從孫自始讀書夫人愛之諸父曰汝當狀夫

人之行補之涕泣謹具述世載鄉里令儀淑德可以範

閨門告後人者如右謹狀



雞肋集卷六十二

雞肋集卷六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稟字大受居開封之昭德坊太子少保文元公曽祖也給事中叅知政事文莊公祖也其世家爵里謚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貟外郎祕閣挍

理諱仲衍挍理生居士居士世胄蟬聯非少長山林人且有盛名場屋間嘗為叅佐州郡令大縣矣卒不用以沒寂默云者葢嘗以此自名而未嘗以此語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也言之不行也以夫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琴故未嘗鼓吾何虧其族人之知居士與其交游而厚者則皆相勸號之曰寂默以實居士嘗有志於時不遭而為此也居士七歲奇

警過常兒絕遠見而名聞而識二十歲而盡授六經百家說又雜取他類書小說叢脞人不勝覽者皆成誦於口用以自娛為文詞捷敏如水就下縣耳行遠千將立斷無冐蔡者旁睨其同學兒方濡墨蹙頞如拾瀋如憶昨夢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滿意寫紙腹背欲盡矣用此蚤有名譽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刻合序千言蓋手詔賜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其曰亦誦矣偕誦偕止

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為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陛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為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往古石父通洽猶自為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而居士故倦遊不

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為人和裕明白不作畛域藏覆言辯濬發有所作意必先人外視之類欲速者而中平夷實與事闊也又事毋頻川夫人孝重去左右兩從伯兄使淮浙居閒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琅邪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至今傳杭滁閒善為長歌怪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至雜文數千言敘事極古今得失之辯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逮也文莊齊安夫人宰相王祁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貢於

禮部也猶少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為宰相居士以布衣年少往游如平時不怵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座退而與里閭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初不見其異人皆曰如居士蚤有名譽使能稍自矯拂逶迤以蘄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獲而樂於不矯拂視不合如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為氣完而守全其不知者方且以世禮雎盱一二辞詠之嗚呼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賴川夫人辛苦學問欲嗣其家聲甚

力既失夫人養已得疾鬱鬱又官不偶抱所長莫試
滋與世闊不復自金玉類李將軍既困負其才能數與
虜角忘意於無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
其誠心好士知才為難者方復悼其窮也晩尤自放於
酒一日過故人飲甚樂忽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補之
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暫見之不知其為開封晁大受也
或竊語以為狂居士笑曰琴張輩所謂狂狂者進取吾
進取乎哉補之輒從旁讃曰魯漆室女獨處趯然不寐

而悲嘯亦狂者邪鄰人疑其欲嫁鄰人則淺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嘗論聖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之清則和為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清為隘然二子益百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揚雄所謂餓夫詘臣非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竦長短不能相効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輕者差獨樂至所遭薄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主簿博野又為保德軍掾洺州推官知堯山縣事其為令與

邑子講習經藝有恵愛於人然居士終無意於為吏昔魯肅論龎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後人固不當求之耒陽之間至其言克浩作樂非仁者之兵豈惟異於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嘗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鄭縣之旌賢鄉也配王氏潁川夫人之姪潁川夫人為晁氏婦矜式王氏恭儉似姑居士二子覺之貫之皆文學善士貫之已得科名

為新鄉令後十七年而貫之始以書來曰頃先君不幸葬日廹太僕林旦嘗銘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深者孰與兄願為文表旌賢阡上抑先君不至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没施為者少然孔北海志不就士議處以亳傑陶淵明一縣令後仰其高窮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何耳補之曰孝哉是足以大吾族父為不朽系曰

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知歲之幾何長人不七尺當物之一乃若傅說以其事業没而上比於列星之光何

必傳說有陵客星有白長庚彼微者也而動其芒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昌嗚呼居士世人以為狂自謂我非狂既隕于霜亦揚其芳此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猶耀而不亡也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廣州觀察推官楊府君卒喪未還也其後姪洵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欻見府君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色僴然如平生問何之曰今為

忠孝節義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人但見洵拜且自言也將行有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即彼立祠洵忽悟謂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如此衆悲駭因呼工為像工良拙而像惟肖人益以為神然府君官不顯當塗無上其事者祠竟未立也衆復曰府君生有德於此沒能震於靈響其存不朽不以祠立與否惟歳時野祭尚足以慰吾人之思迺叙府君行事并記洵所見來言曰府君里冠冕

不可使其較然著於耳目之蹟久不傳也子實為文表諸其阡上補之曰諸府君諱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也少愿敏事親孝儀狀端重長七尺忠信豈弟好學而愛人遇鄉人無少長必以敬而鄉人亦無少長皆敬而親之未嘗有官府而民聽之如官府至就評曲直而府君固退然君子非預人事者也曾大父諱超五代末藏匿不仕大父諱善基初稍稍以經術教授鄉里生子諱昇者府君考也諱早尚書比部郎中諱景尚書駕部郎中

皆經明擢第有能聲故府君大父累贈尚書刑部侍郎
而府君亦以皇祐五年經明中第嘗為太原府司理叅
軍活縣所上盜在死罪者三人其黨應死者猶感泣語
家人曰楊叅軍遇我盡今且死尚當為楊叅軍求佛追
福我死不冤矣徙鳳州梁泉縣令敎民以孝弟力田為
先守史千之不知其能嘗薦其錄事叅軍張革等數人
革呼同列詰千之言梁泉循吏而公不薦革等以為愧
千之踧踖曰吾過矣吾過矣因并薦之遷沂州防禦判

官歳大飢盜蠭起守霍交屬府君督捕四縣盜吏爭以
殺盜求賞多至數百人府君獨哀之開喻首減所全者
衆狂人李逢聚亾命淘金境上有異謀郡疑不時發而
逢敗誅府君亦坐廢二十年優游守道化行其家河決
曹村灌七郡鉅野大溢㑹秋榖大登場事未畢民有舟
者爭救榖老幼多死府君盡棄其田中積不載而以其
二舟躬救人於津口所活日數十百人後民相見者皆
曰楊府君生我上纂極復為廣州觀察推官歎曰欲老

於此故恩不及考妣今往幸滿歲得休官追榮丘墓不

憾矣無幾何卒於官年六十有二夫人翟氏有淑行蹐

年亦卒子三人涓滌渙皆進士學問修立後方興未艾

也其沒後數年嘗有羣盜白晝行剽輙呼相戒無犯楊

府君家過其門猶俛而趨盍府君不特生為善人怙而

沒為小人懼者如此然於時府君未葬也其詳猶具於

銘焉補之嘗竊以謂行德於幽人不知而天知之天之

所予不必貴富使正直好義所居以為民命是謂不泯

其動於怪異亦時以勸善而警惡抑府君生誠實不欺沒豈其欺尚曰吾父母邦庶或福之豈利其饗哉系曰生無職於爾土民固聽之如其有官府沒無封於爾土民固神之如其山川主意有道者其德全畸於人而侔於天莫之爵而常自然范之山兮石如砥木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霑几鼓淵淵兮舞侯卮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

兮德可思俟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俟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士兮以慰民之思

鄧先生墓表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者必若夷齊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聖之事者迺素隱無述則孔子不與沮溺子路能非荷蓧矣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聘樊英如待神明至竟無它異故李固以謂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然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

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作者而言之惟夫行已有耻惡衣惡食而不耻而知違患之當遠也猶足以捄俗壞故范曄因固論而極之曰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異於是昔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布衾而其妻以謂有餘於富貴嗟夫鄧君其殆庶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異等蚤為司空平章事呂公所知而性薄榮

利方壯則褫舉子服去布裘芷屩犯晨夜身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菲如食五鼎非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矣平居頹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慈愛幼者以孝悌壓里工駔以勤儉不欺故人慕交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慊慨尚義急難必赴身結茅北郭水濱牛羊鳧雁之所牧集蒲柳翳然下窺如墜谷有石几丹墨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出吳人項傳見之心服書其石几云昔聞河上公今見濠上

翁姓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實事也又作農
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與凡種蓺養生備荒之事
較齊民要術尤容州守王子韶為上其書朝廷請頒之
不報乃棄家入廬山學釋氏說將老焉會得疾其家彊
之歸有詩三百篇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元
年正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人長曰洵次
曰洵能守其業以是年二月初九日葬於鉅野縣宋善
村龜山之原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右侍

禁張寬次適鄉貢進士程延禧將亡一夕過所與遊呂奐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是夕呂復夢之言塵累未盡今當至蜀都為一富家子呂恒寤馳候之殂矣死生聖人難言此非補之所能知然觀羊祜探環事世固有於此不昧者系曰

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曰歸潔其身而已矣大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君亦恍不誣

雞肋集卷六十三